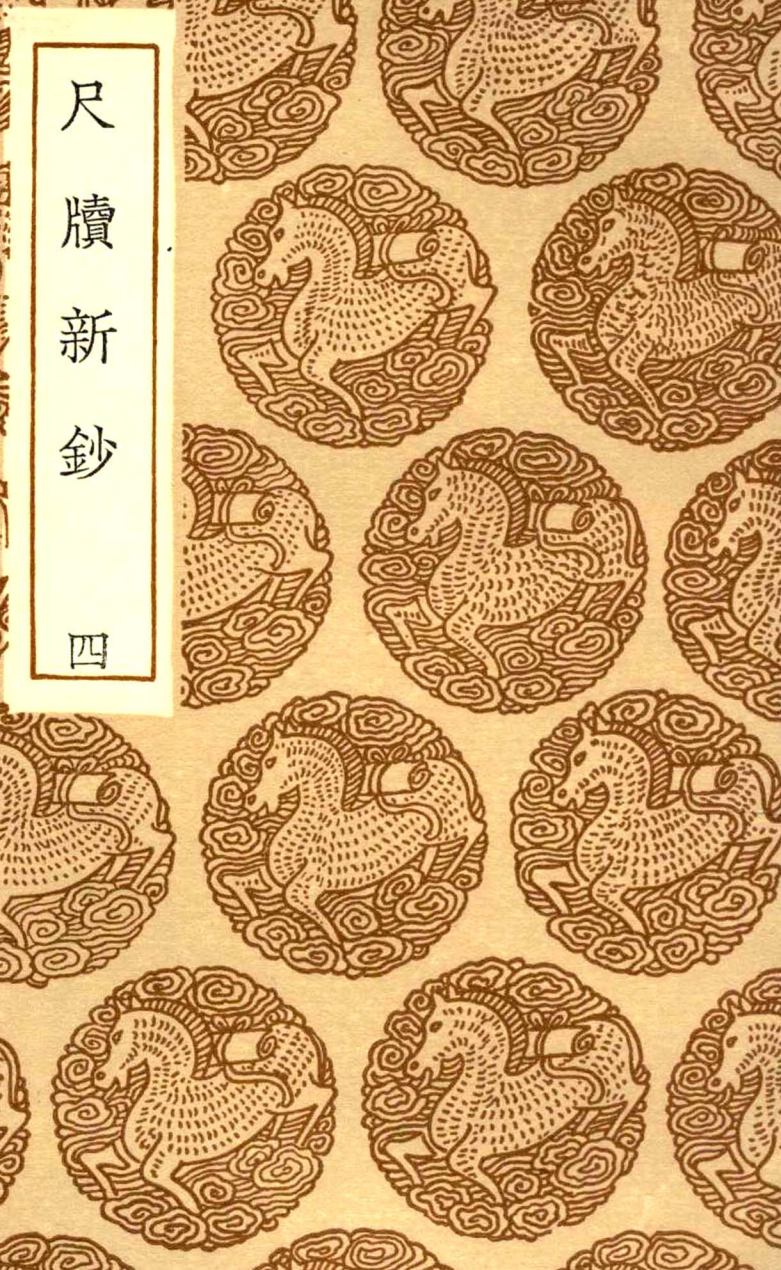


尺牘新鈔
四



尺牘新鈔

(四)

周亮工輯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尺牘新鈔
四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詳

輯者 周 亮 工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尺牘新鈔卷之十

顧若璞和知錢唐人上林驛丞顧友白女督學黃宮庸長子文學東生婦黃夫人臥月軒合集

示諸兒

予自萬曆丙午歸汝父。遂涉歷家事。廿有六年。中間辛苦備嘗。風波遍歷。予惟是兢兢業業。蚤作夜思。罔敢失墜。以無誤祖宗立法。以無貽父母憂者。豈好爲是勞哉。亦緣汝父生十月而祖母見背。至我歸時。貧與病合。處世艱阻。事非一端。且彌留之際。止囑終事惟儉。善教汝輩。以繼書香。善事祖父。以續已事親不終之罪。我固一遵先志。較前十三年中。更翼翼小心。如臨深履冰。常恐折足而覆先人之業。至于祖父逝世後。多少風波。寡婦孤兒。所不能對人言者。未易一一數也。予于壬子生燦兒。于甲寅生煒兒。兩兒止見其生于仕宦之家。長而居處晏如。衣食粗給。幾不知有困苦事。豈知而母之拮据卒瘡。以僅免漂搖之患者。二十六年如一日也。今幸兒輩俱長成。婚嫁已畢。重任有托。我責稍輕。故以分爲合。析汝二子。使各庀其家事。夫吾豈不欲勞我逸汝。俟繩祖武哉。良亦有所見而然也。九世同居。時旌其義。二難孝養。並以德稱。第情不隔。而事或睽。豐儉之異尚。多寡之各適。好惡之不相符也。人情異同。其數多端。豈能一一如我之所願。況人情習久。則慢易生。慢易生則嫌隙起。是故離則思合。合則思離。離中之合。合中之離。不可不致審也。喜兩媳賢哲。能儉約。守祖制。及我年力未邁。一一清分。使知家道之艱難如此。世務之艱難如此。各

自成立以漸進于禮義。庶無內顧之憂。亦鮮永終之敝。豈必合爲是哉。若夫一絲一粒。皆自我數十年勤劬困苦中留之。則所以謹守而光大之者。更于二子有厚望矣。

與張夫人

冢婦丁。從余讀唐人詩。其寄燦有云。故有愁腸不怨君。語幾于怨誹不亂矣。與燦酒間絕不語及家事。時爲天下畫奇計。而獨追恨于屯事之壞也。且曰。邊屯則患傍擾。官屯則患空言鮮實事。妾與子戮力經營。倘得金錢二十萬。便當北闕上書。請淮南北閒田墾萬畝。好義者引而伸之。則粟賤而餉足。兵宿飽矣。然後仍舉鹽筴。召商田塞下。如此。則兵不增而餉自足。使後世稱曰。以民屯佐天子。蓋虞孝懿女。實始爲之。死且目瞑矣。其言雖夸。然銷兵宅師。灑灑成議。其志良不磨。夫人許之否。

與弟

夫溘云逝。骨鑠魂銷。帷殯而哭。不如死之久矣。豈能視息人世。復有所謂緣情靡麗之作耶。徒以死節易守節難。有藐諸孤在。不敢不學古。九熊晝荻者。以俟其成。當是時。君舅方督學西江。余復遠我父母兄弟。念不稍涉經史。奚以課藐諸而俟之成。余日惴惴懼終負初志。以不得從夫子于九京也。于是酒漿組紃之暇。陳發所藏書。自四子經傳。以及古史鑑。皇明通紀。大政記之屬。日夜披覽。如不及。二子者。從外傳入。輒令篝燈坐隅。爲陳說吾所明。更相率研吾至丙夜乃罷。顧復樂之。誠不自知其瘁也。日月漸多。聞見與積。聖賢經傳。育德洗心。旁及騷雅詞賦。游焉息焉。冀以自發其哀思。舒其憤悶。幸不底于幽憂之疾。而春

鳥秋蟲感時流響。率爾操觚。藏諸笥篋。雖然。亦不平鳴耳。詎敢方古班左諸淑媛。取邯鄲學步之誚耶。

周

庚明嫖蕭田人
諸生陳挾公承續元配

與仲嫂

居諸忽忽。不覺春深。久客云何。必有以也。度兄平日神情。非遊則病。遊可也。病不可也。惟喜裝束。有先君方書存耳。但以悠悠落落之致。陶然于山水詩文之間。諒可勿藥。嫂動定清勝何似。對父母兄弟。至樂存焉。庚不能。竹竿淇水之詩。其能已乎。

其二

庶母遺詩。記向在阿母笥中。惜不及載。之以歸古人矣。人不可作。其音亦亡。泫然涕之。欲來也。嫂更大索之。偏于不切緊處。庶幾一遇。存其缺略。是亦徑寸珊瑚也。

其三

感念化者。欲爲陳立傳。以之才之美。無子無年。搦管垂毫。惟聞猿哭。是以更端而未就。當續成之。敢不誠于陳耶。

其四

六姊乃凶死。以去。好不可爲。豈不信夫。生爲姊妹。聚首無多。歸與爲鄰。相見益寡。豈非生人之憾耶。業成數言。私爲位哭之。昨見阿兄告文。更爲切至。死者有知。可無冥恨矣。

其五

三國志經嫂所點定。庚應窮其贊辭。但不解於古人何所厚薄。只覺此心爲劉

其六

亭雖不元。水能虛白。假吾兄養齋工文。地以人重矣。嫂況肯來。庚當出城作主也。

其七

東郊清且閒。宜爲調身善地。可無阿兄註馬蹄秋水耶。

與兄無聲

詩自致窮。兄烏得富。兄遊烏得不貧。貧而且病。有繇然矣。遊稿妙極矣。獨怪登大雷而無書。何也。

與夫子

不見古人久矣。大率爲諸女兒所敗。今大者獨依祖母。以避吾嚴。小者各發付諸乳。一室深山。清虛已接。不無文字之緣。當繕寫以正。

其二

城不如郊。郊不如山。徙之西林。誠善也。山靜日長。惟君自愛。

其三

離騷之所以妙者。在亂辭無緒。緒益亂則憂益深。所寄益遠。古人亦不能自明。讀者當危坐誠正。以求所

然知粹然一出于正，卽不得以奧鬱高深奇之也。

其四

林媛松石圖，已見歲寒之志。欽其至性，以一絕風之畫首矣，亦不敢展玩，恐風雨悲鳴也。

其五

供白衣者，謂其宜男也。頂禮三年，生女益衆，始知佞佛求福之愚也。德音莫違，便是致祥之道。抑供之不必有所求耶。

陳鍾璵

石丈晉江人
密菴初集

答黃若木書

日閱邸報，見某公枚卜事深爲怪嘆。楊龜山出處之際，君子譏焉，家希夷先生曰：名將成，必有物敗之。王子明寇平仲起手都做出伊周事業，後來委靡不濟，只是戀一個相。王嘉祐曰：丈人不若未爲相善，相則譽望損矣。山中讀書時是草蓑，至戴紗帽時是膽真，整整做出一篇大文章，與今後人看，如何可草草。鍾璵常以此意求之，無論今人，恐古人亦不一二見也。

答孫本芝公祖書

鍾璵生具一種迂腸拗癖，嘗妄譚以爲自孟子後近二千載，心性天人之旨，無一人解者。眼見前後諸賢多函胡不了，又今人動排擊禪元二門，其實非確有所指，第附聲沿響，大肆謾罵，嘗笑之以爲如聽訟然。

不詳稽兩辭。何繇審克。鍾璵嘗深坐空山。夜闌更闌。洞開曲室。嚴設三四座。奉孔孟于上。櫟置老聃釋迦于側。小子鍾璵騎郵其中。暢彼我之懷。通往來之歎。隨拈一義。周折平章。因以知余門之說長。而禪元之旨。未始不可互參而共證也。凡此皆鍾璵迂拙所在。以是絕去依傍。掉臂單行。如謝康樂山遊。持刀斧。礮剪荒徑。鑿聲冲冲然。亦云艱哉。此意或二三知己可共明。未敢對外人道也。

遊英州觀音巖示弗人

英山突兀竦詭。僕最愛其入手處。譬之名家伸紙將畫。偶爾落墨點污紙上。遂以勢成之。幅圖完好。爲峯巒爲草樹。爲人家。爲崑崙樓。或爲禽魚。爲雲氣往來。爲馬而飛空。聘轡以遊。察其起止。有倫無理。不可以常法律也。

與慧林和尚

花之數坼。魚鳥之哀樂。風日之爭讓。農漁之單偶。烟水之奔緩。陌上叱牛聲之生熟。觴茗之行止。此皆文心所佐助者也。而僕今覈詣若何。慚愧慚愧。

與曾弗人

滇陽峽是造物迂腸拗筆所作者。峯頭部署。俱於不必安處。硬然安之。耐人思索。大約如古逸書。班駁錯落。驟讀之。神理不屬。似生似斜。似脫似欹。斷一再思之。卻極完穩。欲爲咨補一二字。覺無下手。天地間迺有此種怪物。

與友人

李卓老云。爛熟百篇詩文。入場學一謄錄。生繕寫。此是也。老生愁苦經營。一字必求其合。半句必極其穩。刻畫之過。轉入險狹。則立敗矣。是言也。驟聞之。惡其猥屑。然回念身在號舍中。檠火明滅。雙瞳凝睇。思索未到。畫角密移。不得不服其言之確也。

與友

莊子曰。古之至人。其寢不夢。其息深深。沈渙曰。晝觀之。妻子夜卜之。夢寐二者無愧。方可言學。張九成曰。耳目爲禮樂之原。夢寐卽出處之驗。善讀書人。只就夢寐一事。仔細思量。便識聖賢下手要路。

與友

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聲名妖孽四字合說。眞頂門一鍼。

與同社

詩文至六朝淫矣。使其尋聲合吹。如轉圓千仞。乘溜而下。則其去宋元填詞傳曲。不一二舍爾。抑使其厲而挽之。建安黃初以上。則猶決東海之波。屈注華岱。戛戛乎其難哉。唐初諸公。坐視古今。斟酌情文。因其精麗。澤以雄渾。本其繁富。加之堅栗。當其時。如子產聽鄭國之政。非必盡反子皮所爲也。第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而國治矣。是故其詩則有沈宋之正宗。其文則有燕許之鉅手。人知沈宋。橐籥于曹魏。不知其權輿于陳隋。人知燕許陶鑄于馬班。不知其規模于顏謝。蕭統曰。椎輪爲大輅之始。

層冰乃積水所成。剝復消長。中有至理。排幹元氣。存乎其人。有志者所不甘坐而塞默也。

與張士弼

僕性護醜。雖有所作。祕不示人。如海神與秦皇帝相見。約曰。我貌癡。勿圖我也。足下信手信心。一有誦說。任人抄繹。百里內外。朝脫藁而夕傳授也。若烽火之召然。僕之去足下。不啻倍蓰。而責其相及。是使威施與賁獲鬪力。能不憂其絕脉哉。

王思任

季重。鹽菴。山陰人。文飯。

與冒辟疆

向辱翰貺。因冗極熱極。不能應教。茲俱如命。勉爲之以呈。第珠玉滿前。自覺形穢。奈何。仁兄異才仙品。故是藝林中飛將。佇看橫絕海宇。不佞近日不解時文。亦不敢看時文。言時文矣。每對時文。惟有口誦阿彌陀佛而已。仁兄得無同慨耶。

又

壽文難動手。而在海內祖孫父子。鴻鉅名卿。更益悛悛退矣。恭喜尊公。衰衣東借。節鉞匪遙。奉太翁太母于鈴閣。朝夕視膳。僅一衣帶黃河也。任到潯陽一日。卽往星渚。爲御史作簾片。既是老兵。復稱貧道。段干木之旗。播鼗武之鼓。日日簿書。與悔氣。塵年。弋陽腔。服色。團帽。爲伍而已。使者到。正從廬山還。留之八日。始得完事。以報命。文字覺不惡。但金箋壽詩。非任之所能。不得已而爲之者也。

簡徐元仗

尊教摯誠感切。但所云下逐客之令。罪主家無赦。則有必不可謝。必不可絕之客。將奈之何。又云不得已。姑行之。客去卽翻案。弟中夜思之。猶覺未穩妥。于客甚恨。亦于百姓甚怨也。居官日短。做人日長。況弟不比台翁起家牛醫。戴笠下馬之盟。頗有其人。又弟情軟。不能作冷面。來則必見。見則必款。計其往來路費。察其特來經過。不妨以血誠告之。或請或不請。情禮必當盡之。但竭吾厚薄之力。如有方便事關說。亦委曲從之。過我心許。妨我官箴。則密求相諒。或亦不取其恨也。台翁以弟視弟。再求酌教。懇懇。

簡趙履吾

秦淮河故是一長瀾堂。夫子廟前。更擠櫟包。酒更嗅不得。不若往木末亭。吃高座寺餅。飲惠泉二升。一魚一肉。何等快活也。

簡米仲詔

越人嚼筍。閩人嚼蔗。漸老漸甜。不想奉崔魏諸公主何意見。就中少年新進甚多。今日銀艾。明日就想犀玉。邀呵過棋盤街。尙書閣老。是箇孩子。難道有大半世做去。早早回家。有何意趣。打選官圖。不上五六擲。就到太師出局矣。忙些甚麼。又做官如游山。一步一步上去。歷過艱難。閃跌幾次。方知荆棘何以刺人。危險何以傷人。幽奇何以快人。轉折何以練人。漸漸登峯造極。方得受用。今一見山麓。就要飛至山頂。山頂之上。又往那走。此皆不明之故也。年兄終日太僕。決不轉動。譬之山腰。看人從高跌下者。暴痛絕命。可憐。

可笑也。若弟又鮎魚上竹竿，可笑之甚矣。偶發名言，不是妬口也。我兩個老人家，終有意思在。

與許伯倫論文

蝨必車輪，蟻必牛鬪，而後耳目之官，各極其用。曾以此看小題，一字之冷，通章熱血，呼吸盡來。此真小題也。如僅以小兒之穎，挖空生語，頭巾之學，餽貨雜張，不則霸王叱咤，豪叫一番，蘇秦縱橫，演數數帶，雖玄黃炙轂，紙動戈飛，吾無賞焉。

施閏章

尙白宣城人
雙谿草堂集

與蔣虎臣

夫詩以自然爲至，以深造爲功。才智之士，鏤心剮腎，鑽奇鑿詭，矜詡高遠，鏟削元氣，其病在艱澁。若藉口渾淪，脫手成篇，因陳襲故，如官庖市販，咄嗟輻湊，而不能驚魂駭目，深入人肺腸，寢就淺陋，其病反在艱澁下。

蔡復一

敬夫元履同安人
遜菴全集

與劉侍御

僕獨木易風，危礪難水，始以蕉弱受修竹之彈，旣而拭唾逢羿般之怒，束身待黜，何能勉樹如大雅所獎期乎？雖然返壁，心承已重。

與黃石齋吉士

先輩有言。官必有事。館閣人便當理會相業。不然。則爲忘其事。而虛國恩矣。書之於業。奕之譜。醫之方也。執譜與方。必無國工。然未聞國工之學。而去其方與譜者。姑以兵言。賭墅而費人也多矣。今士未嘗爲譜與方。姑妄言之。而妄聽之。驟以國賭。而寄人生死之命。可乎。語曰。習方三年。無可醫之病。醫病三年。無可用之方。此善喻也。

與楊衡毓

別論云云。私所扼腕。語云。流言。流之所行。周公亦謹避之而已。流必自止。日月宜朗。亦何假于風雷哉。

與畢東郊鄖撫

聰明不及前時。道德日負初心。雖退之語。而台臺爲我拈出。遂令汗出透背矣。外典有言。利刀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鈍。良可慙歎。

又

莊誦徵信錄。老伯母眞筭櫛偉丈夫也。是開名世。以禎國家。豈偶然哉。台翁以第一等之人。兼三不朽之事。解紱則六載彩衣。貽芬則百年彤管。天人之際。得全全昌。卽授簡如雲。孰若自昭前者之大。且永乎。弟以不敏。借研聿當執御。榮施曷量。然偉丈夫之母。必得丈夫之言。方無慙色。而弟也。夸父之棄杖。且自掘蜍志矣。卽欲槃悅其辭。以贅槐眉。恐王母之山不受也。不獨刀筆羽檄。情田未耨。而負羊公鶴之嘲。有何徵音。可當三青鳥乎。謹拜而藏之。容兵事稍定。勉効一言。庶賴讚佛之虔。以懺撓棟之罪。

與孫玉陽楚撫

夢與人戰者。角敵甚苦。而不知敵者之亦己魂也。天下一身也。奈何一身中。而六鑿相攘乎。薪火相摧。而人材國事。俱受其敝。縻恤有心。匪獨同調之私慨矣。台臺山立難搖。玉磨更瑩。所謂何傷日月者。但恨星福守而旋移。雨膏收而難下耳。無力攀轅。忍言秣馬。

又

不肖觀近事。水火之勝。數年一復。其勝愈甚。則其復愈速。方勝之日。卽有不可居之勢。而使飽帆風者。莫之察也。臣子何足言。而以剝落受之人材。以空虛受之國家。誰生厲階。忍負君父。天定勝人。台臺休復不遠。所望嶽鎮八風。海平萬壑。相皇極之化。而消偏陂反側之爭。天下猶可爲也。敬因返岫。豫祝賜環。

與王崑壁中丞

不肖舍嶠嶮。入貴筑。承積壞之餘。於疾爲療。身旣庸醫。而奇窮不能具藥物。以意治之。黔病未動。而醫先病。反以其病病黔。主人責其不效。逐醫宜矣。

與顧桐栢

南浦龍光。錦江魚字。影移音間。夢路苦迷。易水治兵時。台臺鳴珂卿月。只尺天喉。而修候未能。若或掣之。迺知舟近三神山。風輒引去。非虛語也。

與長沙府

曩拜瑤華藏袖經年。字不滅也。嶮衡相望。遠莫致之。惟遙想紫芝。引領軫中一星。心隨颺往耳。新化陳令治安。曾見所著貞言。及古詩數首。類貞恬士。又聞武昌縣言其騎驢赴補選。步行投謁。買餼飪過午。則雖未卜其有爲。而似有所不爲者也。故爲之緩頰。今聞寶慶道府議處。豈其縣政不可耶。抑宜古而不宜今也。其鄉紳陽生白公祖有書。極頌其賢。子民或從厚道。而陽公祖清介甚。又素不輕言者。門下有真聞見。幸直示。庶得自省。而免失言失人之悔。

答劉學憲

承教大刻。爲黔畫者。真是老農譚稼。粒粒皆苦。國醫處方。劑劑皆中。所恨牛種無。畜藥物不全耳。實心做事之難。惟同病者。始知其痛。回風賦謝。未罄欲言。

鄭崑貞十師。龍溪人。

與減齋

對簿只弟一人。絕無證驗。丹筆不知從何註腳。識我者亦甚難耳。獄戶日增。暑氣冤氣。互相薰染。咯出紅痰。如圍牛火中。迫取其肉。衰病之軀。安能獨存。冤對已到。神僧惟有還受。況塵劫凡夫哉。遊蜂逗紙。一時不能自由。姑作是觀。庶鑊湯尚可避熱耳。

林章初文。福清人。茂之尊公。

答黃序賓太守